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補 第十四回 花襲人出府喪節守 蔣玉函感舊退婚姻

話說小紅來到襲人屋裡，拿了幾件首飾，又提著一包衣服遞給襲人道：「這裡頭一件天馬皮大毛褂子，奶奶說先給過姊姊的，後來要去配豐毛，就擱著沒有拿來。今兒平姑娘疊衣服才記起，叫拿來給了姊姊。還有二十兩銀，也是奶奶給你的。」外頭的例賞，你哥子領去的了。」襲人打開包袱，一看見是頭裡回家時候，二奶奶因天冷給他穿的這一件，物則猶是，而人已今昔不同，禁不住淚珠直滾，只得說道：「勞動妹妹，奶奶那裡我過去磕頭。」小紅略坐一坐，也就走了。停了一會，又見鳳姐處打發一個老婆子來道：「花自芳自己坐了車子來接，在大門外等著呢。」襲人這裡，早有秋紋、碧痕這一班人替他裝箱鎖籠，收拾停妥。

襲人一面拭乾了眼淚，先到王夫人處。玉釧一見襲人，便迎出院來，悄悄的道：「太太心裡疼，還睡著呢，叫你不必去見老太太，怕老太太見了傷心。別的所在也不用去走，只去見了鴛鴦、琥珀等。」一面說明王夫人叫不見老太太的話，便回身出院，轉過穿

堂徑至鳳姐屋裡。鳳姐見了襲人道：「這幾時鬧得我來支持不住，百樣事都懶怠開口。你這件事，我竟摸不著頭緒。昨兒聽見說起是太太作主，也怕你受委曲，疼顧你的意思。我想起來也沒有什麼使不得，才叫小紅送去的東西都收到了嗎？」

襲人道謝。想到此刻自己身分非比從前，只得下了一個全禮。

鳳姐連忙拉住，瞧他臉上脂粉不塗，淚痕滿眼，委實可憐，便道：「你將來不拘到那裡，依舊裡頭來走動。就是太太，也不肯把你當一個打發出去的人看待。停幾天我就叫人出去瞧你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老婆子來回：「花姑娘的哥子又進來催過呢。」襲人噙著淚，還要進平兒屋裡。平兒便拉了他一同出來，早有鴛鴦、琥珀、玉釧、麝月等一班姊妹在過廳裡等著送襲人，一齊來到二門口。平兒便問：「車了呢？」見有一個小子回道：「車子是花家僱來的，裡頭沒吩咐出來，沒有套車。」襲人只得同了一個老婆子走到大門外來上車。平兒等在二門口站了一回，看襲人走遠了，各自進去。

且說襲人所有的箱籠等物，自有麝月、秋紋給他逐一檢齊，叫老婆子搬運出來。花自芳瞧著轎車裡面裝不下，又僱了一輛敞車。襲人同老婆子坐了轎車，花自芳在後面押了敞車，不多一會到了家裡。花自芳的女人早預備襲人住的屋子，燒暖了炕，把東西都收拾進去。這晚花自芳又把姻事稱心，並現在趕辦嫁妝的話告訴了襲人。

不多幾日，吉期已到，一切禮儀倒也豐盛，親朋賀喜，鼓樂齊喧，甚是熱鬧。一面與襲人妝新，催妝上轎。襲人此刻想到寶玉相待情分，未免戀戀舊巢。然事已至此，亦無可奈何，只得隨波逐浪，另抱琵琶。

不說襲人心頭思想，再進花轎過門，參天拜地已畢，甫入洞房，忽聽新郎匆促出門，不知因何緊要事務。花燭良辰，孤幃獨守一夜。待至天明起身梳洗，仍未見新郎回家。留心聽得房中伺候的老婆子說起，靜王府裡有事傳去，一時未能脫身。

接連三日，那一天襲人離了臥房，向前後內外細細瞧了一遍，見屋宇雖不軒昂，而結構新妍，陳設體面，似非莊農貿易人家。客屋東首有一套間，極其精雅，乃是新郎平日坐臥之所。

壁上單條畫幅，雖不識是否名人筆墨，但覺裝潢華麗。擺的一色紅木桌椅，大紅哆羅呢椅墊，顏色鮮明。酒樽、茗碗，無不精潔。靠壁一架梨木書櫥，無多書籍，只有大紅書面貼黃簽的一套。榻子上也擺著溜金香爐、碧玉花瓶、嵌鑲如意等物，還有笙笛鼓板這些雜器。桌上多盛盤內羅列著幾件漢玉古玩，內有玉扇墜一個，倒像看見過的。炕上月藍洋綉炕幔上面，大紅顧繡走水，兩旁鍍金幔鉤，一疊五六牀被子，搭配顏色相宜。

炕邊紫檀衣架上搭著幾件隨常替換衣服，裡邊露出半條松花色湖縐汗巾。襲人順手抽出一看，怔怔的呆了半晌，又翻覆細認一遍，確就是那一日替寶玉係在褲上，換給戲班裡人的。那時還嘆他不該把我的東西給人，誰料數由前定，連身子都歸結在此。

既然他家姓蔣，此人無疑是蔣琪官了。雖未免傷心往事，然已知數定勝人，萬難勉強，倒把鶻突的心腸安定了幾分。

於是想起換來的那一條汗巾子，記得擦在箱裡從沒後過，就帶了這條松花綠汗巾回至房內，打開箱子找出那條大紅的來一對，兩邊顏色一襯，分外鮮妍。襲人又呆呆的看了一會，把那松花綠的反收藏起來，留這條紅的在外，欲待本人回來瞧見了看怎麼樣。

原來娶襲人的，果然就是蔣玉函。只因成親那一夜適值北靜王府裡宴客唱戲，傳了蔣琪官去伺候。接連鬧了幾日，直到第四天才得回家，趕忙來到新人屋裡，欲與溫存一番，一眼瞧見衣架上的茜香羅汗巾。因這件東西本是外國進貢的罕物，又切記那一年贈與寶玉的，如何忘記了？定睛細認，大吃一驚。

又將新婦端詳了一回，便問：「你莫非是寶二爺屋裡的襲人姊姊嗎？」襲人粉臉泛紅，低頭無語。蔣玉函道：「記得那年和二爺在酒席上行令，犯了姊姊的芳名，旁人還罰了我的酒，說寶二爺屋裡有一位襲人姊姊，不該道出這兩個字來。才見了這條茜香羅汗巾，就是我孝敬二爺的，想起姊姊姓花，定然就是襲人姊姊了。如今千虧萬虧，是北靜王府裡傳我去唱戲耽擱了三天，雖與姊姊洞房花燭，尚未共枕同衾。前兒在王府裡聽說王爺為二爺的事很惦記，傳一個起課先生叫張鐵嘴起了一課，說二爺這個人本有夙根，但此時還不能拋撇紅塵，不久就有回家的消息。我今誤取了姊姊，日後二爺回來，縱然寬恕，我如何對得住二爺呢？便是二爺當真出了家，一輩子不回來，我也不肯唐突姊姊。這件事便怎麼樣好呢？」當下蔣琪官心上盤算一番，便向襲人作了四個揖，趕忙出去了。

這裡襲人聽了蔣琪官的話，竟置身無地。想寶玉果真回來，自然好，也叫老太太、太太放一條心。但就我這個人看起來，俗語說的「嫁出去的女兒，如同潑出去的水」，我已經到了這裡，還有臉兒再進府去不成？倒不如寶玉不回來的乾淨。

不說襲人胡思亂想，提過這條大紅汗巾呆呆的拿在手裡，嗚嗚咽咽哭個不了。再講平兒、鴛鴦、麝月、秋紋這幾個人，知道襲人回家去不多幾日就出了嫁，夫家離城不遠。這一天講起，因念素日姊妹情分，攢湊幾兩銀子，備了四個盒子。平兒回明鳳姐，叫周瑞家的出去瞧他一瞧。

周家的便坐了車，帶了自己家裡一個小丫頭，叫趕車的先到花自芳家裡，問明他妹子嫁的人家住在那裡。那趕車的早已知道，說：「不消問得，就是紫檀堡蔣家，離城不過十幾里路。」說著，一揚鞭趕出了城，徑望蔣玉函家來。到門前住了車，先叫趕車的端了盒子進去，隨後周瑞家的下了車，帶了小丫頭一徑走進裡邊。早有蔣家一個使喚的老婆子聽說是榮府來的人，趕忙迎了出來。一見周瑞家的穿戴體面，不敢怠慢，便陪笑迎進堂屋，一面讓坐。

周瑞家的問：「新娘屋子在那裡？」那老婆子問明了姓，便道：「周奶奶，你不知道，新娘已經不在了。」周瑞家的倒吃了一驚，忙問道：「怎麼說不在了？」那婆子道：「周奶奶請這裡坐下，慢慢講給你聽，笑話多著呢。想是我們這位相公今年天喜星沒照命，頭裡聘過一家姓吳，也是榮府裡出來的姑娘。媒人已講得停停妥妥，到了過禮這一天，媒人還不出他家的屋門，不知為什麼，那一個姑娘就上了吊了。幸虧解救得快沒有死，女家頓時把親事退了。如今娶了這位新娘來，人材也出眾，性格也溫存，才三四天，還沒同房，就把他退還了娘家。」

瞧著我們這位相公，只好一輩子在場面上給人家做老婆，自己竟沒有娶老婆的福分呢。」

那婆子話未完，周瑞家的已聽得滿肚子疑惑，又想近來不聽見裡頭打發丫頭出去，或者是東府裡的也未可知，為什麼又上起弔來？此時反將襲人之事擱過一旁，盡著盤算那一個是誰，便根問頭裡聘的新娘家住在那裡。那婆子道：「就是同堡相離不遠。這裡東去，過了林子，門前一個大場院，一溜種著十多株大柳樹，從這裡出去，轉過那黑叢叢的林子，便是他家。」周瑞家的一面起身，那婆子陪笑道：「周奶奶倒白走了一趟。」便叫一個小廝把幾個食盒捧了出去，道：「周奶奶順路到花姑娘家裡瞧瞧去，自然

裡頭還有些鉤兒麻藤的事，他細細的告訴你老人家呢。」說著，送周瑞家的出來上了車。周瑞家的細想這兩件事，心上不得明白。先要到那一家去問問，又恐這老婆子說話傳借，正在拿不定主意，書且按下。

講到吳貴家裡，因先前把晴雯的棺柩抬到化人廠去，送了回來，已算把這件事歸結，所有遺下的東西都是他媳婦收了起來。還有幾吊錢，吳貴拿去花用了，心中安然無事。到了一年後，聽得風言風語，傳他表妹子又活了轉來，現在他叔子家裡住著，心上驚疑不定，怕瞞味他的東西終有要發覺。兩口子疑心生暗鬼。一日吳貴的女人忽然害起病來，昏迷不醒，胡言亂語的嚷說：「我是當方土地，查察你們瞞心昧了榮府許多財物，不快快拿去送還，便不饒你們性命。」說著站起身來找了一根木棍，向吳貴劈頭打來。吳貴身心戰慄，一手接著棍子，雙膝跪倒哀求土地尊神道：「瞞味的東西，明兒就去送還。」因不便送進榮府，等他女人甦醒說明此事，吳貴的女人也是害怕，情願送還了他。

待至次日，吳貴將首飾衣服連花去幾吊錢也拼湊齊了，包了一包袱送到他叔子家裡。看見晴雯果然活著，面龐比舊時肥胖了許多。一面認了好些不是，然後把東西逐一交代清楚。晴雯因那時宋媽送出來的包袱，自己在病危之際不能檢點。今兒吳貴一總送還了他，也是意想不到的事，因此把從前待他這些不好之處都擦開了。

說話間，問起榮府近日事情，吳貴自然把寶玉中舉出家一事先告訴了，晴雯已嚇得膽戰心驚，怔了半晌，尚未盤問細情。

吳貴因記掛他女人的病，急忙回身便走。

正值周瑞家的從蔣玉函家出來，到著那一家門首，像是剛才這老婆子講的，便叫住了車。事有湊巧，一眼瞧見吳貴走出門來，便叫過車邊盤問。吳貴道：「難得你老人家到這裡來逛逛，這就是我叔子家裡。有一件奇事告訴你老人家，我家姑舅妹子還在呢。」周瑞家的笑道：「我省不起你家姑舅妹子是誰？」吳貴道：「在寶二爺屋裡伺候的，叫什麼連我也忘了。請你老人家到裡頭去坐坐，橫豎見了面總認識的。」周瑞家的下了車，吳貴引著先走，推進大門便嚷道：「榮府裡的周奶奶來了，妹子快出來。」又道：「我有些小事少陪你老人家。」說著飛跑的走了。

晴雯在裡面聽說榮府裡來的周奶奶，不知因何事故，趕忙迎了出來。周瑞家的一見，認是晴雯，記起他被太太攆，已經死過的了，陡然一驚，便忘了吳貴的話。一時渾身打戰，倒退幾步喊道：「晴雯姑娘，我在太太跟前沒有說過你壞話呢。冤有頭，債有主，你快去纏別人罷。」晴雯笑道：「周嬸子，你別害怕，我不是鬼呢。」連忙細細的把話說明。周瑞家的啞道：「剛才原聽見你姑舅表兄吳貴說你還在的話，我也沒理會，見了你到先嚇昏了。」

晴雯等不得周瑞家的話講完，便問寶玉出家的根由。周瑞家的便從晴雯出去後，寶玉怎樣失了玉，瘋傻起來，怎麼哄他娶林姑娘，反娶了寶姑娘，哭的死了；林姑娘死了又活了轉來，如今已回南去了。寶二爺進場中了舉，就去做了和尚，害寶姑娘也苦死了這些話，約略講了一遍，連襲人出嫁的事都說了。晴雯聽說，渾如做夢一般。不料我出來不多時，竟翻騰變幻出許多事來。又想到襲人身上，便觸動他的舊恨，止不住夾槍帶棒的說道：「他是寶玉屋子裡第一個靠得住的人，太太早把寶玉交給他的了。如今寶玉就走到外國裡去，也該跟著去找回來交還太太，才算他有能為。為什麼寶玉一出門，這蹄子就要去嫁老公呢？」周瑞家的笑道：「晴姑娘這張嘴還是那麼著，真是同刀子一樣的。」晴雯道：「我倒不管怎麼生硬的，太太知道了攆我到陰司地獄裡去，敲牙割舌，我有命還活轉來呢。」周瑞家的道：「太太如今也再不計較你這些，就是花姑娘也不是他自己願意走這條路，太太主意打發他出去的。」晴雯聽說，把眼一楞道：「周大娘，你倒別說這句話。別的事情自然一定要遵上頭的示下，這件事全憑自己主意拿得定，拚著一個死，什麼事不了？」周瑞家的又笑道：「那裡都像晴姑娘你這樣執性呢？各人有各人的脾氣。正是我聽說娶花姑娘這一家，先前還定過姑娘的，又為的是什麼不願意，上了弔？」晴雯笑道：「原來就是那一家！」

話未完，見周瑞家的小丫頭進來說道：「趕車的請奶奶上車呢。」周瑞家的往院子裡看了看天，道：「果然時候不早了，怕趕不進城呢。」一面又向晴雯道：「我進去告訴了太太，只怕還要叫你到裡頭去住幾天，大家還要瞧瞧你呢。」說著，趕車的又來催促。晴雯便送周瑞家的至門外上了車。回到自己屋裡，算後思前，整整的想了一夜，書且不表。

再講周瑞家的坐上車，急忙趕進城來，也不及到襲人家裡，徑回榮府，已近黃昏時候。先到平兒屋裡，平兒道：「奶奶身上不爽快躺著呢。咱們等了你好半天，大家猜你被襲人留住了，在那裡看新人喝喜酒呢。」琥珀、玉釧、麝月、秋紋等都在裡面，大家讓坐。周瑞家的未說先笑道：「送去的盤盒原物帶了回來。我到太太屋裡去，再來講新奇故事給你們聽。」玉釧便把周瑞家的一把拉住道：「太太和太奶奶都在老太太屋裡陪著打牌，你且把新奇故事講給我們聽了，再去不遲。」鴛鴦接口笑道：「憑是什麼新奇故事，我都不愛聽。我就不信襲人這蹄子才嫁了男人，把咱們這班姊妹都不認了，連送去的盤盒也不希罕，竟退了回來，是什麼意思？」周瑞家的笑道：「那再別冤屈他，可斷沒有這件事。姑娘們聽我講出來就明白了。」於是把蔣家老婆子說的這番話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麝月不等說完，便道：「這一家姓蔣的，多分就是唱小旦的叫什麼蔣琪官。二爺挨了老爺一頓板子，就是為他呢。他算什麼東西，襲人嫁給他還玷辱了他不成？怎麼沒緣沒故把襲人休回了娘家？周嬸子，你為什麼不當面見一見姓蔣的，與他評評這個理。」玉釧道：「要你著什麼急，你怕襲人受委屈氣不憤，明兒許你同了周嬸子到蔣家去評理呢。」平兒笑道：「他到蔣家去，倘然蔣琪官倒看上了他，把他留住抵兌襲人，這個窩兒怎麼樣呢？」大家都笑起來，笑得麝月紅了臉，正要不依平兒，只見一個小丫頭跑來說道：「老太太屋裡已經散了場，太太下來了，叫玉釧姊姊呢。」

周瑞家的忙站起身來道：「我見太太吃飯去，還有一件奇事明兒來講給你們聽罷。」說著，只聽得鳳姐在屋子裡亂嚷。平兒連忙擺手叫別言語，悄悄的，聽得鳳姐嚷熱，叫小紅把蓋的綿被揭去一條。平兒過去幫著伺候，琥珀聽說老太太屋裡牌局已散，早先走了。周瑞家的走後，麝月等亦各自散去。

再講周瑞家的來到王夫人處，提起襲人、晴雯這兩件事來。

王夫人自然記掛襲人，吩咐周瑞家的：「明兒叫人到花自芳家去問個底細。」又想到晴雯當日並無確實劣跡，不過聽了幾句閒話，正碰著園子裡鬧的不乾不淨，一時生氣把他攆逐出去，已擦在一邊。如今聽說他死而復生，辭婚自縊種種可異，不覺有幾分悔意。想喚他進來盤問細情，只當聽講新聞故事，借此散悶也好，便問周瑞家的道：「不用叫人到花自芳家去問了，停一天叫襲人、晴雯兩個都進來，我問他們。可笑寶玉一個人作精作怪的去出了家，連他屋子裡的丫頭出去，一個個鬧出這樣沒有經見過的事來，真真活話靶。」說著，又歎息了幾聲。周瑞家的見王夫人無話，站了一會自回去了。要知襲人、晴雯何時進府，王夫人怎樣看待，再看下回分解。